

Robert B. Downs 在其知名著作《改變歷史的書》中，將美國軍事理論家馬漢的作品《海權論》，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牛頓的《數學原理》、達爾文的《物種原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等書，並列為改變人類歷史發展最重要的十六本書籍。

《海權論》其實並非一本書的書名，而是馬漢撰寫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海權對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影響》、《海上力量的影響與 1812 年戰爭的關係》三本書的總稱。馬漢歸結世界歷史後提倡「海權論」，認為掌握海洋才能成為強國，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法國、俄羅斯等國的軍事部署與戰略思維，影響極為關鍵且深遠！

雖然，馬漢的學說以今日的理论水準審度，失之武斷及粗糙，但目前海洋運輸仍是能源、貨物最重要的交易管道，十九世紀的他對海洋的看法仍適用於二十一世紀。馬漢的祖國美國正是「海權論」最徹底的實踐者，它之所以成為世界經濟與軍事的超強與獨強，便在於它掌握了全球大部分的航道與石油！

雖然，台灣非常清楚中國絕不可能突然大發慈悲放棄武力犯台，但是卻可能是最缺乏戰爭思維的國家之一，比黑水溝更黑的洶湧暗潮是，台灣只看到自由經濟所許諾的繁華世界，卻對近在海峽對岸的煙硝味選擇性地遺忘！《海權論》之所以能夠改變歷史，不是因為陳述了「海洋很重要」這種連國小學生都知道的初級道理，而是預言了二十世紀海洋國家調和自主國防與自由經濟的模式！

除了《海權論》，《改變歷史的書》所列舉的十六本書，台灣最應該重讀、最可從中汲取思想養分的，還有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與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兩本書。

根據馬漢、馬爾薩斯與麥金德的理論，台灣未來發展的核心問題有二：一是人口過多但素質卻日益降低，二是囿於自由經濟下的國際分工現實，毫無警惕地放任產業畸形發展，最後完全失去了自保的基本能力，連台灣海峽都保護不了這座島嶼。

台灣應該嚴肅思考的是，如何有計畫地鼓勵移民、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下一代，並承認台灣是個海洋國家，是個亞熱帶、東南亞、南島民族系國家，而不是大陸、溫帶、東北亞國家，也不僅僅是個華人國家，而且某些產業尤其是農漁業就算成本高過進口，政府也必須全

力維持某個戰略臨界點！

十五、十六世紀以降，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都是以海權起家，例如西班牙、英國、美國、日本等，一九七九年之後劈破竹籬迎接資本主義的中國，也一心想蛻變成海洋國家而遠離陸地的暮氣，方興未艾的「鄭和熱」正是其從陸地走向海洋的外在徵候！

如果說拿破崙的「中國睡獅論」緣起於歐洲人對蒙古騎兵的歷史恐懼，言者諄諄但聽者藐藐，那麼馬漢從「海權論」中推行倡導的「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若成為海上強權必重組世界秩序，堪稱當下全球一片中國熱與中國恐懼症的先見之明。

不論藍綠朝野，台灣一直把內陸國瑞士視為國家規劃的終極典範，雖說是希望與世無爭、山明水秀且富裕繁榮，卻也深切地具現台灣對海洋的恐懼，和「反攻大陸」可能基於同樣的大陸情結！如果要效法面積比台灣大上許多的英國、日本，可能有夜郎自大之嫌，師法海洋城市的香港、新加坡則反成削足適履，不如看看身處諸大國之側、數百年來得保繁榮不衰的荷蘭，才是值得台灣學習的典範！

雖然荷蘭不是島嶼，但卻不折不扣是個海洋國家。荷蘭的啟示是，小國唯有走在大國之前，比大國更開放、更自由、更了解自己，才能在世界潮流中立穩腳跟。

然而，台灣想成為海洋國家的第一步，不僅僅是轉向海洋史觀、世界觀，而是認知領海的物產、特性，以及與台灣人的關係！

本土化風潮風行草偃後，認識台澎金馬三百一十九個鄉鎮變成了重要的顯學，似乎沒有全部走透透就不夠有資格當總統候選人，而百岳學、玉山學、台北學、原住民學也一一熱門起來，但卻缺乏水系學與海洋學，我們對海洋的認識仍僅限於對台灣海峽的歷史鄉愁與詠嘆太平洋的遼闊，以及烏魚、黑鮪魚而已！

台灣不只有台灣海峽跟太平洋，我們常遺忘台灣北部和馬祖列島所瀕臨的是東海，記起巴士海峽永遠在氣象報告裡，除了要考地理的國高中生與在東沙島當過兵的，才會知道東沙島位在南中國海上。然而，澎湖、金門、馬祖、蘭嶼、綠島、烏坵、龜山島等所謂離島外島，正是台灣研究與發展海洋資源最珍貴的基地，其與周遭海洋在戰略、經濟與人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絕對無法以金錢來衡量！

台灣要從陸生植物蕃蕃進化海中哺乳類鯨魚，確立海洋史觀、世界觀當然是進化之路

的第一步，然而召喚顏思齊、鄭芝龍、鄭成功的魂魄，跟中國強調三保太監揚帆千里早在歐洲大航海時代之前一樣，有時候反而證明漢人大多是旱鴨子。也不必攀比其他南島民族多是海洋民族，台灣原住民除阿美族、達悟族也都離居陸地，反倒是平埔族應該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而台灣海峽底不可勝數的沈船，恐怕藏有許多比鐵達尼號更珍貴的史料！

海洋是台灣的未來，因為台灣的陸地老早已經發展到了負荷的最極限，我們對於陸地應該採取減法，而不是加法的思維，也就是說，陸地例如花東或山區，應盡量保持或恢復其自然風貌，不需要繼續「開發建設」。而對於海洋，我們應該減少的是無止盡的捕撈與養殖，應該增加的是海洋在交通、休閒與觀光的功能！

對海洋的加法還包括在政治上，台灣應加強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信賴與認識、互動，尤其與台灣仍有不少海洋糾紛的菲律賓，與多「新台灣人」（外籍新娘）的祖國越南、泰國、印尼等國家。而國軍雖然有棄「大陸軍主義」的建軍趨勢，但速度仍嫌不夠快，而海軍採購弊案連連，連帶使得台灣在捍衛海洋主權上趨於弱勢，而關於海洋事務分散於國防部、農委會、海巡署，或許提高層級與事權統一，包括是否成立「海洋部」，都是未來政府再造的重要課題！

在經濟上，中國沿海城市例如上海的崛起，不只影響基隆、高雄、神戶、釜山等幾個港口的轉口航運，更影響東亞乃至世界經濟生態。台灣在中國經濟力磁吸效應下，如何自保並且更茁壯，是思考台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關鍵，而且，與中國「大三通」的到來，只不過是時間遲或早的問題而已，無法逃避也無法拒絕！

不過，海洋運輸並不僅僅只是「大三通」或國際貿易的問題，台灣其實在陸地上的運輸已經到達飽和，政府所規劃的藍色公路系統，包括了旅遊與運輸，可惜卻有氣無力，似乎無以為繼。

台灣與各外島、離島，也都是發展海洋休閒、觀光，包括郵輪、潛水、衝浪、游泳、海釣的優質環境，然而這一切都得透過培育人才與加強配套措施才能實現，這也絕對比發展賭場來得更積極、更為永續！